

文匯原創叢書

闯世纪

CHUANG shi ji

邵燕祥著

文匯出版社

文汇原创丛书

肖关鸿主编

闯世纪

邵燕祥著

文匯出版社

关于文汇原创丛书

在科学创造中,个人的灵性最终淹没在对共性和规律的探求中。而艺术的创造,则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个人的灵性。

如果没有牛顿,一定会有马顿或羊顿取而代之,因为苹果总要从树上掉下来,万有引力总要被发现。

然而如果没有达芬奇、莎士比亚和曹雪芹,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人类还能创造《蒙娜丽莎》、《哈姆雷特》和《红楼梦》这样的不朽之作。

人类文化史是由不可替代的个人灵性构成的。新的天才出现并不会使过去的大师黯然失色。就如李白的光辉不会掩盖曹雪芹的不朽,毕加索的出现不会使达芬奇失去价值。

真正的作家艺术家的价值在于他们作品的原创性。他们的个性越是伸展自如,生命力越是自由洋溢,艺术的原创力也越是精彩飞扬。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隐患。小小鼠标把一切变得轻而易举,按按电钮

使一切变得舒舒服服,趋同与一律化正在扼杀文化的生机,如马尔库塞指出的技术统治社会的“单面人”的危险不再是杞人忧天。人正在逐渐丧失最宝贵的创造力。

当我们在为建设先进文化努力的时候,文化创新自然成为我们最为关注的课题。文化原创力是文化创新的核心所在,如何发掘、发扬和保护文化原创力,如何造成一种能使文化原创力蓬勃发展的文化生态,必须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了。

我们把这套丛书命名为原创丛书,只是表明我们的一种态度,一种呼吁,一种要求和一种愿望。

我们希望文化界、出版界和读书界共同来呼唤原创作品,推动原创作品,关注原创作品。

一套丛书只是一块小小的铺路石,我们期待着从我们的背上走来新一代的大作家、大作品。

目 录

1 序

见与闻

- 3 地上地下
4 说“包二奶”
7 国在山河破
9 拟外国故事
11 先进洞房后登记
13 鬼才相信
15 猜一猜这是谁说的
17 长江还是那个长江吗？
19 狗
22 秋千
24 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26 蚁穴在哪里——旧文新读
 〔附〕400 元出境旅游的申请（谢文秀）
31 “政治前途”

- 33 杂念小集
杂念有什么不好？
官升“品行”长吗？
超生一解
最彻底的防洪是断流
饕餮三峡
有一个老人没有敌人
释“花园”

- 40 抢镜头
44 披什么外衣

时与文

- 49 隔着肚皮说贪官——为《钟山》作
55 论以“审读精神”反腐败
〔附〕《传媒》关于停办和警告报刊的报道
59 说隐瞒
64 远看吕日周
69 “非典”的流行与“典型”的中国病
说“内紧外松”
依法治“病”
法不责官？
前尘不远惊回首
论可怕不可怕，兼及“卫生”就是保卫生命
说“文件”

书与人

- 87 《沪上法治梦》

- 90 为曹禺一辩
- 94 陆兰秀：不该忘记的烈士
- 97 了解杨宪益
- 101 读阿垅最后遗书——夜读抄
- 104 比死亡更可悲
- 107 读老红军陈靖文——夜读抄
- 110 《爱因斯坦语录》
- 113 《译边草》
- 116 诗人黄秋耘
- 122 《从人到猿》序
- 126 巴金与无政府主义
——《百年巴金：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肖像》序
- 130 我是巴金的老读者
- 133 读王辛笛——《智慧是用水写成的·辛笛传》序
- 139 小记梅益

思与议

- 147 体制比人强
- 149 奴隶的语言和公民的语言
- 153 奴隶诗话
〔附一〕奴才的语言(谢云)
〔附二〕奴隶语言和奴才语言(王得后)
〔附三〕想起列宁的话(刘思)
〔附四〕谈公民资格(魏得胜)
- 169 拟“世纪留言”
- 171 “全称判断”?
- 175 关于美化国民党
- 178 何必讳言“统治”

182	人啊,人
185	群众有气怎么办?
190	树木二章
	自由
	反抗
193	坐而论道
200	关于贪心的探讨——为《时代财会》作
202	幸乎不幸乎 争乎不争乎
206	好同志坏同志
212	一个关键词——关于“可杀可不杀”
	〔附〕什么叫“可杀可不杀”(李庶民)
216	新凉漫笔
221	“不要这样宣传”小议
225	献疑三则
	现代文学的大师
	孰先孰后
	空缺的是什么
230	封锁谁?
235	也是“瞎操心”
238	我想骂人

春与秋

243	关键在于无害
246	闲话样板戏
254	三月五日
260	三月五日断想
264	反文化
266	特殊的视觉

268	为卫生而卫生
271	也是“中国特色”
274	七月一日
278	“另一个”
280	后来才知道
282	给舒婷作个补充
286	灾难的记忆
291	代称

序

上个世纪末,我读到马来西亚诗友吴岸的一句诗,他在 1987 年元旦钟声里,“惊觉/我竟是 1986 年的/生还者”,令我震悚。此后每逢新年旧岁之交,我都难免想起这一警句来,把它默诵几遍。

2001 年的新年,零点钟声响起时,我更惊觉:我竟是 20 世纪的生还者!

20 世纪的一百年,在中国,在全世界,有太多的战争,动乱,灾荒,饥馑,无数的死亡与杀戮^①……多少应该活到 21 世纪的生灵,阻隔在了新旧世纪的门槛前面。

而我,得以不死,磕磕绊绊跌跌撞撞冒冒失失地闯到 21 世纪来了。此之谓:闯世纪。

这个闯,不是如入无人之境的闯将之闯,一点也不带勇敢的意味;而是如杜甫逃亡到羌村说的“生还偶然遂”,仿佛一路挤过生死的夹缝,

^① 冯至《那时》(1947):“如今走了二十多年,/却经过/无数的歧途与分手;/如今走了二十多年,/看见了/无数的死亡与杀戮。”

钻过网罗的空隙,终于以幸存之身,站到了 21 世纪的地界,放眼望去,无论烟水茫茫的寰球,红尘滚滚的中土,跟 20 世纪都没有什么两样,风景不殊,矛盾依旧,我们面对的问题,还是上个世纪积累遗留下来的老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变得更尖锐,也似乎更难解了。

人类的问题,能靠上帝解决吗?

中国的问题,能靠时间解决吗?

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还能够做些什么?

这个《闯世纪》,可不是《创世记》。《创世记》,是犹太人的神话,基督徒的圣经,上帝创造生民万物的记录;而这本《闯世纪》,则只是留下了一个从 20 世纪生还者在 21 世纪之初的沉思漫想。

一息尚存,就还这么如散兵游勇般闯荡下去,眺望着,谛听着,思索着,以至吱吱喳喳议论着吧^①。

邵燕祥

2004 年 4 月 8 日

^① 何其芳《云》(1936):“从此我要吱吱喳喳发议论。”

地 上 地 下

陆天明写过一本《苍天在上》，我读了；近闻他又写了一本《大雪无痕》，我还没有读到。据说仍是写的反腐败题材。

3

先读到《报刊文摘》转发《文学报》上的报道。陆天明说他采访了一个因举报领导腐败而被人砍了四五刀，差点丢了性命的“典型人物”，又采访了其他一些反腐人物：“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谈话几乎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他们完全跟搞地下斗争一样，不能公开声称是在‘接受采访’，只能假借‘吃饭’、‘朋友聚会’为由，带着我们不停变换谈话地点，这样比较保险比较安全。”陆天明说，“我真的呆掉了。我真的‘无所措手足’了。我真的想不通了：同在一块蓝天下，在那儿，反腐败的人谈自己怎么反腐败的，居然还要秘密地进行，怎么回事！？”

是啊，怎么回事？

诗云：反腐藏地下，地上尽何人？

2000年12月17日

说“包二奶”

4

因为要修改婚姻法,全国似乎都在谈论“包二奶”。这样说也许不确切,只是中央电视台播放讨论“包二奶”的镜头。其实电视荧屏上的东西,也跟网上的东西一样,企图影响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但终究是浮光掠影,未必真能进入人们特别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和思想。

真正关心“包二奶”现象及有关法律的人,不是只有多数做妇女工作的人,部分做法律工作的人,最多的不过是已经或准备包二奶的,已经或准备被人包做二奶的,以及与他们相关的“大奶”么,那毕竟只是全人口中的少数。

“包二奶”云云,似乎是从广州、深圳或香港传来的说法。我们汉语中原有表达这个概念的词,叫作“外室”或“外家”“外宅”,与一般“外遇”不同,是已“登堂入室”或亦已“宜室宜家”;但与妻妾同居中所谓“二房”、“偏房”、或“新奶奶”不同,是另辟金屋,另起炉灶的,从实践来看,有些是瞒着“正室”或“大奶”的,有些不瞒了,其实是瞒不住的缘故。

在“万恶的旧社会”,纳妾是合法的,不算重婚。妻妾成群,不以为耻,被人艳羡,因为须有钱才做得到,而有钱则受人尊重,有钱人和有权

人一样,说的做的都是对的。纳妾也有种种道德上的理由,例如生子嗣,续香烟,不但不违法而且是力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圣人之教,符合孝道,这题目还不堂皇?

外国的情况不清楚,中国的多妻制绵延千年而不绝,历史上其形式多不是置外家,而是共聚一堂。尽管人性是嫉妒的,但传统道德偏是要求大老婆容忍甚至揖让小老婆,此之谓贤。大老婆看小老婆姿色妩媚,赞一句“我见犹怜,何况老奴”,传为佳话。那男方呢,从他们男性中心意识出发,总结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知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云云,最后不管是偷的还是买的,弄到家里来,但仍奉正室发妻为大太太,其实已成牌位,牌位也是要。并不是由于“喜新不厌旧”,而是任何士绅人家都要维持家庭这个郑重其事的构架。只要驾取有方,大太太和二奶奶、三奶奶们尽管貌合神离,但能相安无事,“家和日子旺”,就算一家之主齐家有方,够资格去治国平天下了。

辛亥革命于推翻帝制不但有理论且有实践,不再供奉皇帝万岁是深入人心的,因此后来想当皇帝都得换换花样、改改名目。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虽不及于偏僻地区和广大乡村,但大城市和知识界于纳妾有了与历来不同的观念。大城市的有钱人即使照旧纳妾娶小不误,多半也不采《大红灯笼高高挂》那种形式,而是置外室、建别馆了。因此,看电视剧《上海的早晨》李媛媛扮演三姨太太一角,居然还都住在一座楼里,不大像四五十年代之交上海资本家家庭的格局。不知周而复原著小说是否就这样安排的。

从旧社会到新中国,法律禁止重婚了。但1953年的新婚姻法,对于原有的纳妾关系,如当事人不起诉,可以维持现状,不予追究。50年代以后,杜绝了新的纳妾现象,如同查禁妓院一样,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

可惜从80~90年代,“包二奶”现象有增无减,大兴一时,这其实就是纳妾现象的死灰复燃,是人们公认的合法的一夫一妻制向一夫多妻制的倒退。

现在常把“包二奶”和婚外恋相提并论,在法学上或有所区别,人们

在观念上往往混为一谈。我凭直觉,则以为“包二奶”比起一般所谓婚外恋或非法同居,更具中国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既不动摇原有的家庭架构,且以一个新的家庭架构把重婚关系固定下来,而无论是原有家庭中的“妻”,或另营新巢中的“妾(二奶)”,都只是男权——夫权中心支配下的女性,不再是完全和确切意义上的女人。这还不是可悲的倒退么?倒退回前现代、前资本主义的婚姻模式去了,尽管“包二奶”现象的支柱是钱包,这钱仿佛是从现代市场经济关系中赚来的(除了大款之外,“包二奶”的官员的钱来自接受贿赂和贪污公款,更与皇权专制主义下历代贪官如出一辙,而与现代性无关)。

“包二奶”是社会腐败的一种表现,也是社会倒退的一种表现,与嫖娼卖淫、贩毒吸毒、拐卖人口等同属死灰复燃的丑恶现象,是不待论证的了。

2001年1月6日

国在山河破

十几年前,女作家谌容在一篇谈环保的文章里,把杜诗“国破山河在”改成“国在山河破”,沉痛极了。

那时候安禄山把唐明皇赶到四川去了,政权易色,杜甫被俘在长安,写了《春望》,开头就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后人解释,“山河在”,无物也,“草木深”,无人也,原先的首都,劫掠一空,人们走死逃亡了。诗人思念亲人,千愁百感。但千年以后,我们来看,所谓“国破”,无非皇帝、军阀来了又去了,而山河犹在,人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犹在,只要社会秩序稳定下来,还是可以提供衣食之资;草木深深,也许因无人而一时显得荒凉,但毕竟没有变成不毛之地,生态并未严重破坏。

而我们面临的“国在山河破”就不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着,无产阶级专政或称人民民主专政“在”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体制和共产党的领导“在”着,全都没有“破”,稳定压倒一切,体现在天安门天天升旗,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年年春节电视晚会歌舞升平,形势一片大好。

只是放眼山河,就不那么乐观了。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的 1/3 以上,土地沙化、石漠化仍在加大,草原也大面积退化。长江不但上游山壁滑坡时有所闻,下游挖沙却还没有制止。新疆的塔里木河已近消失,洞庭湖面积日渐缩小。神农架 1987 年时因有三千伐木工无处安置,就只得继续砍伐,直到 2000 年据说停止砍伐了,这时另行安置的伐木工已六千人;十几年间,不知有多少树木从那里“成材”了。这是地上的,还有地下的,从京畿附近到“老少边穷”地区,滥开小矿山,破坏资源,污染水源……就这样无视环境保护,无视生态保护,这样糟蹋、祸害,以至疯狂掠夺,我们的大好河山,真是已经满目疮痍,伤病奄奄!

在中国已故领导人中,周恩来至今人望仍隆。我永远记得他在 1961 年视察西双版纳时说的一席话:

印度的恒河和埃及的尼罗河,是古代人类文化的发源地。当初土地肥沃,农业昌盛。但是不合理的开发,破坏了森林,后来都成了沙漠。我们敦煌一带,恐怕也是这样的一种结果。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正是处在回归沙漠带上……这里是富饶美丽之乡。

如果破坏了森林,将来也会变成沙漠。我们共产党人也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后代就会责骂我们。

整整四十年过去了,言犹在耳。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还在,甚堪告慰。不过周恩来的话,也不要理解为只是针对西双版纳的吧。

2001 年 1 月 31 日